

#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246 期 | 2018 年 1 月 6 日 / 星期六 责任编辑 / 张黎明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zb@xmwb.com.cn

## 一本杂志引领一群影迷走上专业道路

# 《电影故事》的故事像电影

### 改变命运的一封信

1995 年 11 月的一天,徐鸢经过岳阳路与桃江路路口,第一次看见了书报亭里的《电影故事》。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为什么惊鸿一瞥会是在 11 月? 因为那一天,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刚结束。上世纪 90 年代,媒体的娱乐时代还没有到来,“关于电影节的提前报道少之又少,电影节于是成了影迷知识的重要检验。”徐鸢说,有时一些人误打误撞看了一部冷门佳作后,就会在影院门口四处传播。“片子说不准是否真的好,但至少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无法不为之神往。”所以,他渴望对世界电影了解得更多。

一次,徐鸢在翻看《电影故事》时发现一篇翻译文章存在着不少错译,于是写信给杂志指出错误。不久,编辑回信了,希望他去聊一聊。艳阳高照的一个中午,徐鸢走出太仓路海关保税处办公室,走进了安福路上电影发行公司的一栋小楼——《电影故事》编辑部。这一次出发,让他距离自己的海关工作越来越远,而离中国电影越来越近了。

在狭小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主任郑向虹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像徐鸢这样的影迷在上海甚至全国应该还有很多,因此编辑部考虑成立一个影迷会,并为他们提供版面。1996 年 1 月,《电影故事》刊登了寻找“超级影迷”的启事。随后,一群“超级影迷”便在《电影故事》编辑部的帮助下,推出了一本大名鼎鼎的电影刊物——《电影 101 办公室》,“1996 年是电影诞生 101 周年,因而取名‘101’,‘101’同时也有初级、进阶的含义。”徐鸢说。从此,他就叫“妖灵妖”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妖灵妖”已经离开了海关,成了一名电影影评人,他当过《数码娱乐 DVD 导刊》的主编,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和评审,还担任了台湾金马奖的选片人。

### 文体社会

那时候,车很慢,信很远,电影院还不知道什么叫“档期”。街角的书报亭,每个月都会摆上一本全新的《电影故事》,翻开它,就像打开亭子间阁楼上的小窗,外面的世界,灿若星河。二十年后,曾经手捧《电影故事》的一群年轻人,成了真正的电影人,正在中国电影里留下自己的故事。



《电影故事》曾深受广大影迷喜爱

### 保存至今的一本杂志

二十多年前,《电影 101 办公室》的创始人中,还有一位来自机场的“飞人”。他叫平辉。

“我主要为《电影故事》写电影资讯,也写一些评论文章。”平辉说,“当时媒体还不很发达,大家获取电影资讯的途径很少,而我在飞机上可以看到很多报纸,特别是一些香港报纸。上世纪 90 年代,香港的电影正处于黄金时期,香港的报纸上关于电影资讯非常多。”飞机上除了报纸还有杂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杂志,封面人物是梁家辉。谁

能想到,二十年后,我竟然与封面上的这个人合作拍电影了。”这本杂志平辉一直珍藏到现在。

为《电影故事》写资讯的那些稿费,平辉都贡献出来,作为《电影 101 办公室》的印刷费用。当时,平辉只是爱电影,根本没有想过通过电影挣钱,“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影其实是不挣钱的。”平辉说,“幸运的是,那时我通过《电影故事》认识了很多行业里的人。”

《电影 101 办公室》创办后的第三年,平辉离开了机场,走进了电影圈。2014 年,由平辉担任制作人的电影《深夜前的五分钟》上

映,“这是刘诗诗主演的。2015 年,梁家辉主演了我的《冰河追凶》,现在我还在与梁先生合作电影《深夜食堂》,他做导演。”这缘分,真是妙不可言。

### 投身影业的雄心壮志

从事金融业的杨璐也曾经是《电影 101 办公室》的主力。在他的策划下,《电影 101 办公室》组织了大量电影观摩活动。2001 年,杨璐还先后与网易、搜狐合作,策划执行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首次奥斯卡文字直播、中国历史上首次影迷赴香港现场观摩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首次异地直播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礼等活动。

如今,杨璐不甘心只当一名旁观者、评论员,已彻底投身于电影行业中。2015 年,他投资将科幻巨著《三体》搬上了银幕。2016 年,他正式创办利欧元力影业,并公布《这些小事是爱吗?》《混沌之城》《新宋》等一系列 IP 项目。杨璐表示,“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花 10 年、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打造一个可以留存百年的电影公司。”

### 回忆引发的无限感慨

应该感谢《电影故事》,尤其是编辑部主任郑向虹,为中国电影带来了徐鸢、平辉、杨璐……徐鸢与《电影故事》相遇的上世纪 90 年代,正是中国电影最沉寂的时候。郑向虹说:“当时中国影坛只有一个导演在发光,他就是张艺谋,一个明星在被别人念叨,她就是巩俐。一年中,《电影故事》要用巩俐做好几次封面。”

上世纪 80 年代,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电影故事》的发行量曾达到过几百万份,那段甜蜜的时光,可能永远会留存在老人们絮絮叨叨的回忆中。郑向虹说:“电影杂志是一面毫不走形的镜子,它丝毫不差地记录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

二十多年后,与徐鸢等当年的影迷相见,得知他们的近况后,郑向虹大吃了一惊,“这真的就像一场电影一样!”

本报记者 吴翔

热:一小时卖 15 万册 冷:一年卖不掉 5 本

## 图书出版冷热不均

岁末年初,出版圈各类榜单层出不穷,高大上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大学术书”,拼销量的如“当当 18 年畅销书排行榜”,2017 年度“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则还在网络投票环节。昨天,已连续举办近十年的“新浪好书榜”亦亮出自己的“2017 年度十大好书”榜单,《好人宋没用》《劳燕》《甲马》等榜上有名。而与此同时,一个由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近日也在出版圈广为流传,这一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年销售数量小于 10 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45.19%!也就是说,每年有近乎一半的图书几乎无人问津。

### 热热闹闹上榜

虽然数字阅读越来越普及,但有资料显示,近几年每年新出版的图书都在 20 至 30 万种左右,而岁末年初的各种图书榜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出版社一年的“成绩单”。如今的榜单大抵分“好书榜”和“畅销榜”两类,前者以书的质量为标准,后者以书的销售为依据,前者加入了评委较多的主观色彩,后者

则完全以市场为依据,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上榜的图书也往往大相径庭。比如在“畅销榜”上你可以看到的是预售期 1 小时突破 15 万册的《好吗好的》,上市 3 个月销量即破 100 万册的《秘密花园》等创造“奇迹”的图书。而“好书榜”则不同,昨天公布的新浪好书榜“十大好书”中有多部关注个体生命、关注社会底层的作品上榜,如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呈现的是中国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景观,《最后一公里村庄》聚焦中国乡村,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社会题材作品《温柔之歌》讲述了一名仙女般的保姆杀死自己照看的两个婴儿的故事……这些图书几乎没有什么能上“畅销榜”的,与“大众喜爱的 50 种图书”进

入网络评选的书单也几乎没有重合。不过,无论是哪种榜单的上榜图书,大都在某一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满足了某一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

### 冷冷清清退场

看完各类榜单再来看“开卷”的数据,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据开卷监测系统统计,从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综合实体店、网店及零售三个渠道数据,年销售数量小于 5 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34.5%;年销售数量小于 10 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 45.19%。该统计还显示,2016 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库存

65.75 亿册(张、份、盒)、1143.01 亿元。虽然该统计可能并不全面,但每年数量巨大的图书只能堆在仓库里不见天日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在年销售量少于 5 本的图书中,综合类、生活休闲类和社科类名列“前三”,年销售小于 10 本的图书中,综合类、语言类和文艺类图书“名列前茅”。“百搭”的综合类图书以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休闲类图书表现如此“突出”,令人惊讶。不过如果去网络书店随意逛一逛,就会发现这些类别图书的滞销率这么高的原因——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选题重复、粗制滥造。比如央视的“诗词大会”火了,于是一大批诗词类图书一哄而上。再比如童书这些年卖得红火,于是不管什么出版社就都要出上几本童书,而像“四大名著”等公版图书更是有数不清的品种。其实越是大众类的图书,可替代的品种就越多。而不管有没有能力,一味跟风,就很容易在“货比货”中被抛弃,成为卖不出去的滞销书。

本报记者 王剑虹